

清洁能源的地缘政治化

——基于欧盟战略叙事的探析*

张锐 童桐

[内容摘要] 随着全球低碳转型的加速,大国日益将清洁能源开发视为显性的地缘政治议题,在新能源领域广泛引入地缘政治目标和手段,甚至不惜因此承担更高的转型成本与政治风险。本文提出“地缘政治化”的分析框架,从“竞争对手—应对举措”的叙事逻辑出发,探讨清洁能源如何被建构为国际权力竞争的关键领域。其叙事框架包括:在目标导向维度,原材料供应安全、清洁能源供应链主导地位被阐释为地缘政治目标;在工具导向维度,将清洁能源开发作为维护国家安全、重构国际关系网络的政治工具。为验证理论假设,本文以欧盟2020—2024年的战略叙事为案例,运用NVivo 15软件进行质性分析。研究发现,欧盟对清洁能源的地缘政治化呈现整体增强态势,但对不同类型的叙事存在策略性放大和收缩;明确将俄罗斯、中国界定为主要竞争对手;提出建立原材料俱乐部、采取地缘统制产业政策、将清洁能源开发嵌入应对俄乌冲突之策、拓展区域和全球关系网络等应对举措。清洁能源的地缘政治化本质上是行为体对未来国际权力再分配格局的预先布局,但势必造成扰乱全球能源转型、加剧大国战略竞争等负面效应。

[关键词] 清洁能源 地缘政治化 欧盟 战略叙事 能源地缘政治

[作者简介] 张锐,全球能源互联网经济技术研究院研究员;童桐,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讲师

[中图分类号]F4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15(2026)02-0082-27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深度参与全球能源转型的角色塑造与战略提升研究”(项目编号:23BGJ03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感谢《国际关系研究》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

随着全球能源转型进入全面加速期,清洁能源正在成为支撑世界能源体系的主力能源,能源地缘政治也随之出现与时俱进的范式变革。^① 一个突出的趋势是部分国际关系行为体(尤其是大国)日益将清洁能源与地缘政治相联系,从两者关联出发建构权力扩散和秩序重塑的新图景。欧盟作为引领全球能源转型的重要力量,长久以来并未将清洁能源纳入地缘政治的战略框架。例如,在欧盟2016年发布的战略文件《共同愿景与共同行动:一个更强大的欧洲》中,“能源”一词出现多达37次,能源安全被列为对外行动的优先事项,但行动内涵基本指向维护油气供应安全,寻求“加强与可靠的能源生产国和过境国的全球联系”。^② 但大致从2020年开始,欧盟的能源转型战略逐步突出地缘政治考量的核心地位,清洁能源及其供应链被视为“应对地缘政治大变局的抓手”和“战略自主性建设的主要支撑”。^③ 欧盟日益强调清洁能源的“再地缘化”属性,寻求“对于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安全供应的保障及对于绿色创新技术的全面控制”,并在相关领域与美国等西方盟友强化对华多边绿色遏制。^④ 欧盟的转变并非孤例,美国、日本和一些新兴市场也出现了类似的战略动向。

尽管国内外研究者开始探讨清洁能源的地缘政治化转向,但对其内在逻辑和演化路径仍缺乏清晰梳理,既往研究多从并不适用的理论框架出发解读新兴的能源政治。本文将立足于地缘政治化的理论框架,以欧盟战略叙事为研究案例,深入探讨清洁能源如何被建构为典型的、鲜明的地缘政治议题,识别并类型化清洁能源地缘政治化的主导叙事。本文的探讨也有利于揭示一个更加基础性

① 本文所谓的清洁能源即可再生能源,两个概念的内涵完全一致,指可以连续再生、循环多次使用的能源,主要包括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根据多数国际惯例,清洁能源的概念通常包括由无碳电力生产的氢能(常被称为绿氢),但不纳入核能。

② 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 “Shared Vision, Common Action: A Stronger Europe,” June, 2016, https://www.eeas.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eugs_review_web_0.pdf.

③ 李慧明、赵梓含:《欧盟清洁能源供应链对华“去风险”行动及其影响》,《欧洲研究》2024年第6期,第69~92页;张锐:《清洁能源供应链与美欧绿色殖民主义扩张》,《国外理论动态》,2023年第6期,第149~157页;董一凡、赵宏图:《欧盟绿色产业新政的雄心及困境》,《和平与发展》2023年第5期,第127~176页;李彦斐、于宏源:《构建中国新能源战略通道安全——基于大国竞合视角》,《国际关系研究》2023年第6期,第60~80页;Andreas Goldthau and Richard Youngs, “The EU Energy Crisis and a New Geopolitics of Climate Transition,”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61, No. S1, 2023, pp. 115~124.

④ 李昕蕾、郝俊逸:《碳中和态势下中欧清洁能源绿色竞合与中国应对》,《国际展望》2023年第2期,第128页。

的理论问题,即清洁能源发展与地缘政治演变存在哪些互构模式。

一、清洁能源与地缘政治:既有研究与不足

能源体系的物质性意味着其与地缘政治存在天然的趋近性,在过往的化石能源政治中,人们充分认识到能源可以成为一国重要的权力来源,油气资源丰富的国家可以操纵能源流动、价格、基础设施和政策话语,将能源财富作为“外交胁迫的武器”;油气进口国在某些情况下能够利用其购买力,通过反向制裁促使能源生产国改变行为。^① 清洁能源地缘政治化的探讨需要建立在对清洁能源与地缘政治的关系的认识上,国内外研究在此方面虽处于起步阶段,但基本勾勒出二者互动的的基本态势。

(一)清洁能源与地缘政治的关系

当前,构建以清洁能源为主体的低碳能源体系已经成为全球能源革命的必然趋势,清洁能源系统在地理和技术特征上与化石能源有着根本不同,所以清洁能源的地缘政治将与化石能源的地缘政治截然不同。^② 既有研究普遍承认这样的差异,并对二者关系形成以下主流观点:

第一,人类对清洁能源的开发不会消解能源地缘政治中的竞争性、冲突性因素,清洁能源亦会制造政治上新的敏感性、脆弱性挑战。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西方不少学者对清洁能源的地缘政治影响持全然乐观的态度,他们相信由于清洁能源无处不在、开发便利,各国能够减少对外能源依赖、降低对能源资源的国际竞逐,并限制能源被用作政治武器的可能性。^③ 然而,越来越多学者意识到清洁能源仍会引发国际矛盾或竞争,因为其“无法摒除地理因素的影响,至多改变

① Meghan Sullivan, “The Entanglement of Energy, Grand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 Andreas Goldthau, ed., *The Handbook of Global Energy Policy*, Hoboken: John Wiley & Sons, 2013, pp. 30 ~ 47.

② Daniel Scholten et al., “The Geopolitics of Renewables: New Board, New Game,” *Energy Policy*, Vol. 138, 2020, p. 4.

③ Daniel Scholten and Rick Bosman, “The Geopolitics of Renewables: Exploring the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Renewable Energy Systems,”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Vol. 103, 2016, pp. 273 ~ 283.

地理因素作用于国际政治与国家关系的结构模式”。^① 因德拉·欧弗兰德指出,决策者们习惯于将油气的地缘政治逻辑套用到清洁能源,地缘政治分析的重点仍集中在“资源丰富地区、关键基础设施、运输路线、对能源供应的控制及供应中断风险”。^②

第二,清洁能源的地缘政治影响路径根植于能源系统架构及其延伸的全球供应链网络。清洁能源的外溢影响不仅基于其能源供给环节,还基于清洁能源开发、输送、存储、消费各环节所涉及的装备制造链条,即所谓的“清洁能源供应链”。按照不同的能源类型和技术形式,清洁能源供应链可分为光伏供应链、风能供应链、氢能供应链、锂电池供应链、输电装备供应链等,能源相关的地缘政治正从传统的、单向的资源角逐向更加复杂、多向度的供应链管理转变。^③ 具体而言,一方面,全球关键矿产分布严重不均,各国普遍存在矿产供应与产业发展需求错配的现象,因此各国在日趋去中心化的国际能源市场上仍面临“资源集中化”的传统挑战。另一方面,新能源技术构成地缘政治渗透和权力转移的关键因素,也成为中美等大国争夺能源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新领域。^④ 其中,技术标准作为制度性权力载体,日益成为国家塑造全球能源治理秩序、提升国际规则话语权的核心理工,成为主要经济体争夺未来地缘政治优势的关键维度。

第三,清洁能源既可以是地缘政治目标,也可以是地缘政治工具。一方面,鉴于能源转型及其带动的产业革命的重要性,国际关系行为体倾向于将清洁能源作为地缘政治战略下的优先目标。各国能源转型还面临各类地缘政治风险的结构性制约,这意味着引入地缘政治手段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清洁能源具有地缘政治工具的价值,各国可以依托清洁能源获取更多战略资源

① Duncan Freeman, “China and the Geopolitics of the Energy Transition,” in Daniel Scholten, ed., *Handbook on the Geopolitics of the Energy Transition*,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23, p. 421.

② Indra Overland, “The Geopolitics of Renewable Energy: Debunking Four Emerging Myths,” *Energy Research & Social Science*, Vol. 49, 2019, p. 36.

③ 张锐、寇静娜:《美国重塑清洁能源供应链的全球战略及其影响》,《亚太经济》2024年第3期,第96~106页。

④ 崔守军、蔡宇、姜墨骞:《重大技术变革与能源地缘政治转型》,《自然资源学报》2020年第11期,第2585~2595页;吴泽林:《数字化和能源转型下大国供应链竞争及其影响》,《国际关系研究》2022年第6期,第3~22页;张锐:《新能源能否创造新政治:氢能的地缘政治影响》,《国际展望》2025年第1期,第87~109页。

和竞争优势。一国可以通过改变发电供应链、开发新能源体系所需的物质资源和新的高压电力互联来建立新的对外联系,从而将清洁能源作为与值得信赖或可以控制的伙伴建立联系的权力载体。^①

现有研究充分探讨了清洁能源的地缘政治性,即其与地缘政治行为的高度相关性,但较少从过程视角理解清洁能源的地缘政治化,即行为体如何在特定空间范围和权力关系中将清洁能源开发框定为地缘政治议题,如何将其从技术中性的“低政治领域”抬升到事关国家兴衰的“高政治领域”。另外,过程视角的欠缺导致现有研究并未剖析国际关系行为体对于新能源秩序的战略期望,也未真正厘清清洁能源地缘政治与传统化石能源政治的共通性与异质性。

(二) 安全化:能源议题被政治化的理论误读

长期以来,不少关于能源地缘政治的研究都基于安全化的理论范式。根据理论的经典阐释,“安全化”指行动者构建了指涉对象和威胁叙事,宣称存在事关指涉对象生存的威胁,然后通过言语行为向听众呈现威胁叙事,并建议采取紧急的非常规举措。^② 能源地缘政治研究对安全化理论的倚重有其现实背景,从本世纪头十年开始,能源安全成为各国政策焦点,安全化理论被广泛用于分析各国的战略叙事。然而,在能源地缘政治的研究领域,安全化常被简化为行为者对安全概念的简单援引,或被描述为特定群体实现并维持其期望的能源安全水平的过程。^③ 既往研究纳入过多正常的、技术中性的产业举措,无法准确捕捉关键的地缘政治意图与实践。笔者认为安全化范式并不适用于能源地缘政治研究,在理论阐释和实践解读方面都存在一系列的缺陷。

第一,能源本身无法构成安全化的指涉对象。根据巴里·布赞等人的定义,安全化的指涉对象应是“被认为存在遭受威胁,并且有合法生存权利的事物”。^④

① Daniel Scholten, David Criekemans and Thijs Van de Graaf, “An Energy Transition amidst Great Power Rivalr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3, No. 1, 2019, pp. 195 ~ 204.

② Barry Buzan, Ole Wæver and Jaap de Wilde,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8, pp. 23 ~ 24.

③ Kacper Szulecki, “Securitization and State Encroachment on the Energy Sector: Politics of Exception in Poland’s Energy Governance,” *Energy Policy*, Vol. 136, 2020, p. 2.

④ Barry Buzan, Ole Wæver and Jaap de Wilde,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8, p. 36.

他们将指涉对象明确为“有限集体”，包括国家、民族、文明等，显然这些集体都由人组成。^① 经济领域会出现安全化现象，但其指涉对象并非具体产业或物质要素，而是个人、阶级、国家、企业、国际组织等经济活动主体。^② 但是，大量能源安全化研究错误地将物质资源或能源供给行为当作指涉对象，将其主观化为“能够感受生存威胁的主体”。

第二，国际关系行为体追求能源安全、实施能源地缘政治的很多行为无法归类为安全化理论所界定的“非常规举措”。按照理论观点，安全化的出现意味着正常解决途径的失败，施动者需要采取突破现行规范、将权力集中于行政部门或专门机构、隐瞒或限制信息等非常规举措。^③ 但是，大量以追求能源安全为名的地缘政治活动仍然在常规的、例行的行动框架中开展，符合安全化理论条件的举动十分少见。很多所谓的能源安全政策仍然是市场化政策，“当市场失灵是能源安全的关键肇因时，国际层面的解决方案仍是旨在改善市场功能性的通用政策”。^④ 一些研究为了迎合安全化理论框架，只能将符合常规的应对手段都不加区分地描述为安全压力下的“非常规举措”。

第三，安全化范式容易引导研究者过度关注能源地缘政治中的竞争，而忽视并行存在的合作行为。有观点认为当政府承受过多安全化压力时，经济民族主义的政策通过鼓励敌对行为、破坏合作倡议和政治化市场，营造容易爆发国际能源冲突的国际环境。^⑤ 然而，在过往的能源政治中，各国除了采取竞争性手段外，也会普遍采用合作性逻辑维护能源安全，包括依托“自由竞争的开放市场”和“能源机制复合体下的集体行动”。^⑥ 在现有理论取向下，安全化范式往往很难解释

① Barry Buzan, Ole Wæver and Jaap de Wilde,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8, pp. 36 ~ 42.

② Ibid., pp. 100 ~ 102.

③ Andrew Judge, Tomas Maltby and Kacper Szulecki, “Energy Securitisation: Avenues for Future Research,” in Kacper Szulecki, ed., *Energy Security in Europe: Divergent Perceptions and Policy Challenge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p. 153.

④ Felix Ciutá, “Conceptual Notes on Energy Security: Total or Banal Security?” *Security Dialogue*, Vol. 41, No. 2, 2010, p. 129.

⑤ Jeffrey Wilson, “A Securitisation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Energy Politics,” *Energy Research & Social Science*, No. 49, 2019, p. 120.

⑥ 崔守军、李竺畔：《地缘政治视角下的欧盟能源转型再审视》，《欧洲研究》2024年第4期，第116~117页。

能源地缘政治中的合作行为或为达成合作而采取的妥协,也使研究者容易忽视行为体在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安全范式之间的灵活游走。

最后,现有研究经常未能有效甄别行为体的安全话语,容易对一国能源战略进行过度安全化或泛安全化解读。伊泰·菲施亨德勒提出了“策略性安全化”的定义,即行动者只是将强调安全作为修辞惯用手法,借此获取话语权斗争中的合法性与优势地位。^① 很多“安全”表述并非基于对指涉对象生存威胁的本体论主张,更多是术语的标签化滥用。^② 现实中,决策者通过大谈“能源安全”来追求非安全目标的情况屡见不鲜。例如,特朗普政府在能源安全无实质威胁的情况下,仍以“国家能源紧急状态”为由推动化石能源扩张,并为打压其他油气国、抢占海外油气市场提供说辞。若研究仍囿于传统安全化范式,将难以辨析霸权国能源战略中安全诉求与非安全诉求的差异。

基于安全化范式对能源地缘政治的解释力不足,特别是其难以容纳各种非生存性但高度政治化的互动,本文提出从地缘政治化的概念出发,不仅关注传统安全关切,还要涵盖比安全问题更广泛的权力目标和相对收益,为能源地缘政治研究提供更为准确、量体裁衣的解读。^③

二、清洁能源的地缘政治化

地缘政治化并非国际政治新现象。国际关系行为体常将经济、社会、科技乃至环境、人权等议题纳入地缘政治框架,“工具化”“武器化”论述层出不穷。

(一) 地缘政治化的内涵与特点

地缘政治化的理论构建基于批判性地缘政治学的研究范式,即将地缘政治

^① Itay Fischhendler, “The Securitization of Water Discours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Research Gaps and Objectives of the Special Issu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Politics, Law and Economics*, Vol. 15, 2015, p. 247.

^② Andreas Heinrich and Kacper Szulecki, “Energy Securitisation: Applying the Copenhagen School’s Framework to Energy,” in Kacper Szulecki, ed., *Energy Security in Europe: Divergent Perceptions and Policy Challenge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p. 47.

^③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并非全盘否定安全化理论在解读国际能源政治上的价值,而是鉴于该理论在国际能源政治互动时出现的局限,主张引入“地缘政治化”概念,以此建构一个更具涵括力的替代性分析路径。

定义为由政治话语、叙事及实践组成的集合体,^①强调地缘政治价值并非客观存在,而是人为建构的产物。^② 地缘政治话语被视作重要的研究切入点,因为其既能表征认知环境,又能容纳话语策略,是诠释并实施地缘政治的实践性载体。^③

地缘政治的核心是国际行为体在空间范围内的权力竞争,地缘政治化指国际关系行为体将某种社会现象框定为国际权力竞争的议题,从而推动采取旨在培育针对战略竞争对手的优势的政策和手段。^④ 地缘政治化本质上是一种战略叙事,即政治行为体对国际政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构建共享意义以塑造国内外行为体行为的一种方式,是政治行为体扩大影响力、管理预期、改变其运作环境的工具。^⑤ 从批判性地缘政治学视角审视,地缘政治化是国际关系行为体在不同议题之间进行“目标—工具”双向互嵌:一方面,行为体可以将非政治议题“目标化”,使其成为具有优先地位的地缘政治目标,以此应对国家所感知的重大威胁,并拓展战略行为的合法性边界与操作空间;另一方面,将非政治议题“工具化”,使其转化为服务于权力竞争的工具,甚至在特定情境下塑造为具有进攻性或扩张性的战略武器。需要注意的是,地缘政治化虽然承载特定地缘政治意志的显性表达,但在多数情况下并非对地缘政治逻辑的单向依附或全面遵循,而是在地缘政治关切与其他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之间寻求动态平衡的战略考量,服务于多维度提升权力优势、压制主要竞争对手的最终目的。

同安全化理论中采取措施应对“威胁的指涉对象”的叙事逻辑类似,地缘政治化具有应对“竞争对手”的逻辑结构。叙事的首要环节是在背景论述中明示或暗示存在权力竞争对手,通过将对手作为理解外部威胁的主要参照对象,从而完成特定议题的“问题化”,其本质是将原本非政治性的专业领域刻意编码为地缘

① Gearóid ó Tuathail, “The Language and Nature of the New Geopolitics: The Case of US- El Salvador Relations,” *Political Geography Quarterly*, 1986, Vol. 5, No. 1, pp. 73 ~ 85.

② 赵懿黑:《批判性地缘政治视角解读大国权力变迁》,《社会科学》2023年第5期,第104页。

③ 洪宇、陈帅:《“数字冷战”再审视:从互联网地缘政治到地缘政治话语》,《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年第10期,第55页。

④ Anna Herranz-Surralles, “The EU Energy Transition in a Geopoliticizing World,” *Geopolitics*, Vol. 29, No. 5, 2024, p. 1886.

⑤ [英]阿利斯特·米斯基蒙等著,孙吉胜等译:《战略叙事:传播力与新世界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页。

政治博弈的具象化场域。“对手”的指涉范畴具有显著的政治延展性,既涵盖传统的地缘政治竞争者,也包括特定专业领域内的主要竞争者或不可靠的合作者。叙事的第二步是提出蕴含地缘政治要素的应对方案。无论事关哪个议题领域,地缘政治都将作为一种抽象框架开始发挥作用,非政治领域的行动会被阐释为重建地缘秩序的解决办法。行动的指向不仅包含对外竞争,也会涉及为了赢得竞争所须开展的国际合作。例如,经济议题的地缘政治化强调将国家塑造为“经济相互联系的管理者”,所倡导的举措“不仅旨在减少国际经济的相互联系或在经济上削弱对手,也可以包括有针对性地增加某种相互联系”。^① 这些举措可以包括常规性手段和为了应对重大或紧急威胁的非常规性手段。

地缘政治化在叙事风格上普遍有以下特点:一是文本通常蕴含特定现实的框架,其形态包括特定关键词的使用或屏蔽、常用表述、模式化形象的凸显、信息来源的选择,以及能够强化主题的事实或判断的话语;^②二是容易对现实状况进行简化,即政治行为体倾向于采用高度概括、便于传播的简洁话语,很多时候会模糊或遮蔽事件本身的真实性、复杂性;三是容易夸大竞争对手的实力或竞争性意图,甚至开展刻意诋毁和虚假误导,以争取内外部受众的认同。有研究指出,天然气贸易经常成为俄罗斯施压他国的利器,但绝非毁灭或挫败对方的武器。而在欧洲国家的地缘政治叙事中,“武器”一词更受青睐,因为其更能恶化俄罗斯在欧洲的国家形象、煽动公众支持减少对俄能源依赖;^③四是叙事经常出现较大的变动性和模糊性。施动者可以根据情势和诉求的变化不断改变对手的指涉对象,调整叙事重点,因为地缘政治从未有唯一正确的解构,相反,地缘政治话语总能从某一特定视角和时间点出发,总结政治优先事项和空间议程。^④

显然,地缘政治化与安全化存在较大差异,地缘政治化意味着行为体可以采取更加多元的议题框定和修辞策略,以实现个体权力的累积性增长或面向他者

① Mikael Wigell and Antto Vihma, “Geopolitics Versus Geoeconomics: The Case of Russia’s Geostrategy and Its Effects on the EU,”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2, No. 3, 2016, p. 608.

② Robert Entman, “Framing: Toward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43, No. 4, 1993, p. 52.

③ Agnia Grigas, *The New Geopolitics of Natural Ga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159.

④ Shannon O’ Lear, *Environmental Geopolitic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8, p. 13.

的关系管理。在这一过程中,安全诉求固然构成地缘政治话语体系的重要维度,但绝非排他性关切,以安全为名的权力扩张或阵营组建是地缘政治化的普遍特征。另外,去地缘政治化是与地缘政治化相对的叙事行为,其并非主张将特定议题完全剥离政治考量范畴,而是致力于将议题更多置于技术官僚的治理模式之下,使其减弱与地缘政治竞争场域的耦合度、更多地依赖专业化的规则网络和程序惯例。^① 去地缘政治化同样是能源政治中的普遍现象,如在俄乌冲突之前,中东欧多国高度依赖俄罗斯的油气和电力,难以找到替代能源渠道,所以即使面对地缘政治的波动,这些国家仍采取去政治化的叙事策略,将能源依赖性关系中的挑战描述为“技术性问题”。

表 1 安全化、地缘政治化和去地缘政治化的概念区别

	核心关切	叙事框架	行动导向
安全化	国家安全	强调重大安全威胁,突出外部行为体对一国安全状况的削弱或破坏	针对威胁采取紧急的、非常规的应对举措,通常对外指向竞争性行动
地缘政治化	国际权力竞争	将非政治议题转化为地缘政治议题,呼吁采用地缘政治手段加以应对	关注竞争对手动向,强调政府内外战略协调,把握相关机遇或挑战,采取竞争或合作
去地缘政治化	非政治利益	强调技术中立、规则导向,明示或暗示应减少地缘政治介入	彰显机遇,倡导合作

图表来源:笔者自制。

(二) 清洁能源的地缘政治化:动因与叙事框架

清洁能源的地缘政治化意味着清洁能源及其衍生的供应链被纳入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地缘政治战略框架。通过目标和功能上的耦合,清洁能源开发过程与地缘政治秩序塑造过程实现了深层次的同构。

1. 动因

^① Javad Keypour and Ulkar Ahmadzada, “Consolidating EU Energy Security by Relying on Energy De-politicisation,” *European Security*, Vol. 31, No. 1, 2022, pp. 135 ~ 157; Caroline Kuzemko, “Energy Depoliticisation in the UK: Destroying Political Capacit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8, No. 1, 2016, pp. 107 ~ 124.

地缘政治化并非能源政治中的固有现象,其产生取决于一国能源发展水平与其地缘政治环境的交叉程度,当两者对彼此的影响加大、且地缘政治考量处于优先地位时,决策者就会倾向于将能源议题地缘政治化。以欧盟为例,可以总结当前清洁能源地缘政治化的两个主要动因:一是全球和区域地缘政治环境的恶化。地缘政治环境的重大转变通常引发地缘政治愿景的重新构思,从而触发叙事的再阐述过程。2010 年以来,主要大国战略博弈加剧、俄欧战略对抗不断升级、周边安全环境明显恶化都导致欧洲领导人和官员们倾向于运用地缘政治术语探讨各类事务,以展现对日益激烈的竞争和对抗环境所采取的更加积极主动的反应。^① 鉴于俄罗斯长期是欧盟最大的油气来源国,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后,欧盟的能源政策开始加速与地缘政治政策对接,决策者们更倾向于从权力竞争角度重新审视欧俄之间的能源联系。2022 年以后,欧洲多数政府将俄乌冲突诠释为需要更加关注经济相互依存所带来的威胁和风险的有力证据,“欧洲需要重新掌控关键供应链并寻求更具战略性的贸易投资”的后冲突叙事已变得无处不在。^②

二是清洁能源供应链中相对弱势的产业地位,这对于致力于能源转型的主要经济体而言尤为敏感。能源领域的绿色化趋势具有不可控性,虽然欧盟是全球清洁能源产业的先发者,但“后续的发展趋势和国际竞争格局并不一定由开拓者掌控”。^③ 由于原材料开发成本较高、制造技术存在短板等原因,欧洲国家 2021 年光伏组件的全球产能份额仅为 2.9%,中国则为 74.7%;欧盟 2020 年的锂电池产能仅占全球产能的 6%,中国产能占比为 77%。^④ 欧盟已经成为净零能源技术的净进口国,约四分之一的电动汽车和锂电池、几乎所有光伏组件和燃料电池都

① Sven Biscop, *This is Not a New World Order*, Ghent: Owl Press, 2024, p. 124.

② Rosa Balfour et al., “Geopolitics and Economic Statecraft in the European Union,” November 19, 2024, <https://carnegiendowment.org/research/2024/11/geopolitics-and-economic-statecraft-in-the-european-union?lang=en>.

③ 周亚敏:《国家间绿色竞争、数字竞争与美国对华选择性“脱钩”》,《世界经济与政治》2024 年第 1 期,第 147 页。

④ Alice Yu and Mitzi Sumangil, “Top Electric Vehicle Markets Dominate Lithium-ion Battery Capacity Growth,” February 16, 2021, <https://www.spglobal.com/market-intelligence/en/news-insights/research/top-electric-vehicle-markets-dominate-lithium-ion-battery-capacity-growth>; IEA, “Solar PV Global Supply Chains,” July 7, 2022, <https://www.iea.org/reports/solar-pv-global-supply-chains/executive-summary>.

来自于进口,而且主要来自中国。^①同时,欧盟在关键矿产领域高度依赖域外国家,2022年,欧盟98%的稀土供应和97%的镁来自中国,约80%的锂来自智利,60%以上的钴来自刚果(金)。^②欧洲决策者认为欧盟从原材料、关键中间环节部件到最终的清洁能源技术产品都越来越依赖从第三国进口;情况因技术而异,但对于大多数技术而言,欧盟至少在价值链的一个环节依赖中国。^③基于这种产业地位,欧盟决策者试图通过地缘政治化来强化欧洲内部对清洁能源产业的政治共识与资源投入,以推行更具保护性、干预性的产业政策体系,并对外实施“地缘经济修复”战略,重构全球清洁能源开发体系的规则框架与权力配置,最终还可以反哺地缘政治实力的扩充。

从动因看,清洁能源的地缘政治化与化石能源的地缘政治化存在较大差异。在典型的化石能源政治中,需求方为了保障进口安全、稳定与资源输出国的关系,在能源议题上通常采取去地缘政治化的叙事策略,强调各方应遵循市场逻辑、共同维护市场稳定,刻意规避将能源贸易直接纳入地缘政治对抗框架。但是,在当今的清洁能源地缘政治中,供应链的供给方为了维护可靠供应者的身份,尽量追求这一领域的去地缘政治化。例如,我国作为全球清洁能源供应链的领导型国家,强调全球能源转型不应只有“中国故事”,更要有各国团结合作的“世界故事”。^④而产业链的需求侧行为体呈现出“供应链中心主义”的战略转向,其政策焦点已从单纯的资源安全供给转向对产业链空间布局的全面塑造,意图以地缘政治竞争带动清洁能源本土的规模化部署和产业链的再领土化。造成这种转变的主要原因在于清洁能源开发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具有较大灵活性的供应链管理活动,而且装备的供应波动乃至供应链上的脱钩断链很难立即造成一

① European Commission, “Net Zero Industry Act,” March 16, 2023,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52023PC0161>.

② European Commission, “Speech by President von der Leyen on EU-China relations to the 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 and the European Policy Centre,” March 29, 2023,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speech_23_2063.

③ European Commission, “Progress on Competitiveness of Clean Energy Technologies,” October 24, 2023,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A52023DC0652&qid=1740887294545>.

④ 《外交部:全球能源转型应有各国团结合作的“世界故事”》,2024年10月23日,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410/content_6982381.htm。

国能源电力的供应危机,这使地缘政治化的施动方拥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更愿意付出短期成本追求中长期的战略收益。

2. 叙事框架

根据清洁能源与地缘政治之间的关系,结合国际关系行为体现有的叙事实践,清洁能源地缘政治化的叙事框架可从两个基本维度进行划分。第一个维度是对清洁能源的政治化定位,包含了目标导向和工具导向。目标导向将清洁能源及其供应链视为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缘政治目标,并相应地提出具有地缘政治意涵的政策,以政治力量推动清洁能源领域能力建设与供应链自主;工具导向则将其视为地缘政治手段,服务于国家更广泛的、超越能源领域的战略布局,本质是以能源为杠杆实现政治性目标。第二个维度是国家的权力竞争诉求。相对于传统能源地缘政治,清洁能源地缘政治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本质还是国家间围绕权力的博弈。^① 这一诉求可进一步区分为安全维护与权力扩张两类,前者强调权力竞争的目的是保障国家基本安全,避免受制于人,后者着眼于通过竞争提升自身权势,谋求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按照上述四种维度划分,可以构建清洁能源地缘政治化的叙事矩阵,即原材料安全、供应链主导、地缘政治安全和关系网络塑造四类叙事(见表 2)。

表 2 清洁能源地缘政治化的叙事矩阵

	安全维护诉求	权力扩张诉求
目标导向	原材料安全	供应链主导
工具导向	地缘政治安全	关系网络塑造

图表来源:笔者自制。

从目标导向看,以关键矿产为核心的原材料供应安全、清洁能源供应链的主导地位被阐释为地缘政治战略所应追求的目标,旨在通过地缘政治化来实现。

^① 毛吉康、苗中泉:《清洁能源地缘政治新动向及对中国产业安全的影响》,《全球能源互联网》2025 年第 2 期,第 152 页。

在原材料安全方面,地缘政治叙事关注政治上缺乏信任或存在矛盾的矿产资源国,放大原材料供应链中的单向依赖风险和海外投资风险,营造竞争性地缘场域,提出应开展正面资源竞逐、战略性资源合作和国际机制组建等行动。主要大国针对关键矿产地缘政治策略早已超越单一的供给安全思维,寻求建立不依赖对手的采掘、冶炼、加工、制造全产业链体系。^①个别国家将零和博弈逻辑注入资源安全治理,通过主动制造供应链断点的方式损害他国供应稳定性。例如,美国持续操弄所谓中国海外矿产投资的“地缘政治风险”叙事,以此为抓手推动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盟友以“国家安全”为名,频繁对中国矿产企业实施投资限制与市场准入阻遏。^②

在供应链主导方面,地缘政治叙事关注供应链中的产业大国。在价值链议题政治化和战略化的氛围中,外部的生产者或竞争者的形象会被一国权力精英通过口号、话语或图像等叙事手段重新建构,由“伙伴”转变为“对手”,相互依存不再是经济发展和大国关系稳定的促进因素,而成为需要应对的脆弱性风险。^③国际关系行为体会在产业扶持、国际贸易、技术标准、国际治理等多个维度提出基于地缘政治逻辑、而非基于比较优势和最佳市场效果的举措。

从工具导向上看,地缘政治叙事把清洁能源开发及相关政策作为地缘政治工具。一项非政治议题被建构为地缘政治工具,需要满足以下三个基本条件中的至少一项:其一是投射或寻求遏制的物质实力;其二是表达控制或整合外部领土的目标或关切;其三是涉及针对或影响其他力量所采取的行动。^④政治安全叙事侧重于防御性自保、实现短期风险防控,强调清洁能源的开发和供应链塑造有利于增强行为体面对对手时的战略韧性和综合实力,营造增进自身安全的国际环境。不少国家政府在倡导清洁能源发展时都会融入政治安全叙事,强调清洁能源开发有利于增强国家的能源自给能力,进而摆脱传统化石能源体系下的国

① 窦世权等:《关键矿产资源政治:缘起、演进及影响》,《国际经济评论》2025年第6期,第92页。

② 孙海泳:《拜登政府对华新能源产业竞争的导向、路径与前景》,《国际关系研究》2023年第1期,第145页。

③ 管传靖:《大国战略竞争与全球价值链的地缘政治转向》,《外交评论》2024年第6期,第54页。

④ David Cadier, “The Geopoliticisation of the EU’s Eastern Partnership,” *Geopolitics*, Vol. 24, No. 1, 2019, p. 78.

家安全风险和“庇护与扈从”关系架构。^① 欧盟近年来将能源转型议题升级为地缘政治议题,其主要支撑论点是能源转型与地缘政治的良性互动可以降低欧洲国家依赖化石能源进口所产生的地缘政治敏感性,提升区域整体安全水平。^②

关系塑造叙事聚焦于主导性关系网络的构建与中长期的权力效能转化,其核心逻辑在于将清洁能源合作嵌入全球或区域领导地位的维护路径,强调跨国产业联系能够增强行为体在特定区域的权力投射能力,进而巩固既有地缘政治阵营或拓展新兴影响力范围,同时实现对战略竞争对手的制衡。比较典型的案例是在拜登任内,美国依托七国集团、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等机制,持续倡议组建“能源地缘俱乐部”,将以美国为中心的绿色供应链俱乐部作为实现美国战略地位重新回归的重要工具,将消解中国优势、遏制全球权力秩序“东升西降”趋势嵌入能源合作议程。^③

三、清洁能源地缘政治化的欧盟案例分析

本文选择欧盟作为典型案例,借助定性数据分析软件 NVivo 15 对其政策文本展开分析,以探究欧盟清洁能源地缘政治化过程中的战略偏好与叙事逻辑,为本文核心观点提供实证分析。

(一) 研究方法

在研究文本方面,本文搜集了欧盟核心机构 2020—2024 年期间关于清洁能源及其供应链的政策文件、战略评估报告、机构领导人公开讲话和署名文章,年均 25 篇左右,通过主体筛选提取地缘政治相关章节和段落,经专业翻译及回译

① 张锐:《绿色剧变:能源大革命与世界新秩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4 年版,第 122 页。

② 贺之杲、李冰:《安全化、市场化与规范化:欧盟绿色转型的三重逻辑》,《教学与研究》2024 年第 11 期,第 112 页;Itay Fischhendler, Lior Herman and Lioz David,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The Gaza Strip and the Interplay Between Geopolitical Conflict and Renewable Energy Transition,” *New Political Economy*, 2022, Vol. 27, No. 1, pp. 1 ~ 18.

③ 于宏源:《能源转型视阈下美国地缘俱乐部的发展与影响》,《社会科学》2023 年第 9 期,第 85 ~ 95 页。

校验形成 10.1 万字的中文语料库。^①

在分析过程中,本研究遵循主题分析的基本思路,即首先从文本中总结出多个主题,再通过对文本的细致考察、咨询专家意见合并、整理最终主题。结合前文所述对于文献的细读,笔者使用 NVivo 15 软件对文件中出现的叙事主题进行类型分析,编码发现,相关政策文件中出现的地缘政治框架与前文所总结的四种叙事类型具有一致性。为确保分类准确且具有概括性,研究人员在分析前首先预留 30% 的样本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将其导入 NVivo 15,遵循前文所述步骤依次重新进行各编码步骤,经过分析,没有发现新的概念和范畴,达到理论饱和。编码过程由两位作者共同完成,正式分析前通过编码比较功能检验编码的一致性,经检验,Kappa 系数大于 80%,通过了编码一致性检验,故进入分析环节。

表 3 编码范畴与示范

主轴编码	开放式编码	内涵	原文示例
原材料安全	安全威胁, 地缘政治手段	原材料安全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和挑战; 维护安全所需采取的地缘政治手段	太阳能和风能依赖特定原材料的进口, 欧盟在这方面主要依赖中国, 在当前的地缘经济背景下, 建议欧洲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供应链主导	产业竞争对手, 应对举措	供应链竞争中的恶意对手; 具有地缘政治色彩的供应链发展举措; 谋求供应链主导地位 and 治理话语权的强势表态	欧盟对氢能的监管框架是全球最先进的, 我们应领导开发一个基于规则的全球氢市场, 并改革和强化支离破碎的全球能源治理
地缘政治安全	地缘政治威胁, 清洁能源的地缘安全效益	欧盟面临的突出安全挑战; 清洁能源开发和合作在提升整体安全、改善地缘政治处境方面的作用	欧盟应该结束我们几十年来对俄罗斯严重的能源依赖, 当我们最终实现可再生能源目标时, 欧洲将赢得这场能源战争
关系网络塑造	国际形势评估, 清洁能源的关系塑造效应	欧盟一体化趋势与大国、周边国家的关系; 清洁能源开发和合作在深化区域融合、重塑周边及大国关系上的作用	清洁能源转型已成为促进欧盟与西巴尔干地区关系的旗舰项目, 也为重塑欧盟与地中海地区的关系提供了独特机会

图表来源: 笔者自制。

^① 在时间选择上, 笔者在设计研究时曾计划搜集更长时间跨度的文本素材, 但经尝试后发现, 欧盟关于清洁能源的战略叙事在 2020 年前较少与地缘政治关联, 能够搜集到的文本材料较少。这反映了欧盟对清洁能源的地缘政治化行动兴起于 2020 年前后。在文本来源上, 本文选择的机构主要包括欧盟理事会、欧盟委员会及其下属的对外行动署、能源总司等, 因为这些机构负责制定欧盟能源战略和能源外交战略。

然后,作者按照四种叙事框架对文本进行编码和汇算(见表 3),考虑到所获取的政策文本单篇内容通常篇幅过长,在分析过程中主要计算不同叙事主题文本的覆盖率,即相关叙事类型在同一时间段(一般为年)占总文本的字数比,这是对政策文件进行量化分析的常用方法;通过计算相关叙事框架的提及次数、表述长度,能够概括出文本中重点主题的发展趋势,进而分析清洁能源地缘政治化的历时性趋势和叙事重点。

(二) 欧盟清洁能源叙事地缘政治化的总体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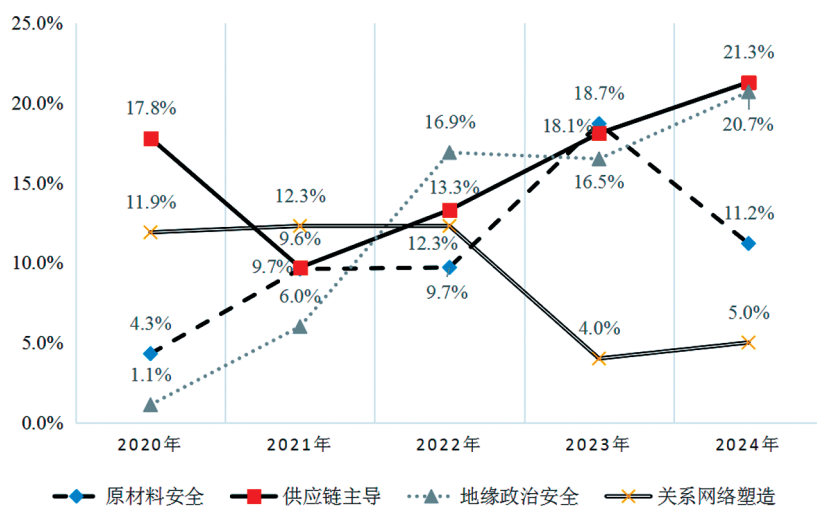


图 1 欧盟四种叙事框架的文本覆盖率变化(2020—2024 年)

图表来源:笔者自制。

研究首先以文本覆盖率为指标对各叙事类型的变化趋势进行分析,由图 1 可见,欧盟对清洁能源的地缘政治化呈现整体增强态势,其中三个叙事框架在考察期的多数年份都出现占比的增长。原材料安全叙事的占比从 2020 年的 4.3% 跃升至 2023 年的 18.7%,年均增幅达 4.8 个百分点,显示了欧盟对保障原材料安全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大,2024 年的占比有所下降,可能与欧盟原材料供应并未遭受地缘政治冲击有关,各种“威胁叙事”的力度有所减弱。供应链主导叙事的比例始终处于靠前位置,对产业地位的追求即使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仍获高调

宣扬,文本占比在 2024 年升至 21.3%,这也揭示了欧盟热衷将占据供应链主导地位作为战略优先级目标,抱有塑造全球新能源秩序的领导抱负和进取意识。地缘政治安全叙事在俄乌冲突前较为边缘,换言之,决策者此前并未关注清洁能源在改变欧盟安全处境上的价值;但以冲突爆发为转折点,文本占比从 2021 年的 6% 陡增到 2022 年的 16.9%、2024 年的 20.7%,清洁能源被迅速框定为针对俄罗斯的战略对抗工具之一。欧盟在强烈批评俄罗斯“将油气资源武器化”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将清洁能源武器化。关系网络塑造叙事是唯一出现占比收缩的类型,显示了欧盟在地缘冲突背景下只能策略性减弱权力扩张诉求,但从现有文本中仍可以看到其试图从多区域、多渠道挖掘清洁能源的关系塑造潜力。

在内涵建构上,欧盟围绕清洁能源地缘政治化形成较为成型的四种论述(见表 4),下一部分将展开详细探讨。需要补充的是,2020 年、2021 年的政策文本普遍避免点名特定国家,主要是通过“系统性竞争对手”“非市场行为体”“第三国”等术语完成对竞争对手的指涉。但从 2022 年开始,政策文本出现显性对手的固化,基本明示欧盟所认定的两大对手是俄罗斯和中国,对前者的描述基于乌克兰危机的冲击,后者则被视为“产业+地缘”复合型竞争对手,同时少量叙事会将美国、日本、印度等主要经济体视为清洁能源产业或地缘政治影响力上的潜在竞争者。

表 4 欧盟四种叙事框架的内涵

叙事框架	竞争对手	应对举措	高频词
原材料安全	中国	减少对竞争对手的依赖;组建原材料俱乐部	去风险化、锂矿、稀土、多样化、志同道合
供应链主导	中国及其他主要经济体	开展地缘统制色彩的产业扶持;实施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寻求主导产业规则;对外实施战略性投资	市场、投资、技术标准、创新、竞争力、公平、监管
地缘政治安全	俄罗斯	将清洁能源作为欧盟和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政治工具	能源主权、能源武器、战略自主性、乌克兰、太阳能
关系网络塑造	域外大国	通过清洁能源开发,深化欧盟区域一体化;加强对周边区域的引导;拉拢盟友和域外伙伴	区域合作、地中海、西巴尔干、非洲、氢能、北海、波罗的海

图表来源:笔者自制。

(三) 四种叙事框架的内涵

下文将对欧盟四种地缘政治化的叙事框架进行详细分析,以呈现其思路逻辑和战略侧重。

1. 原材料安全

欧盟在近年的叙事中已将清洁能源装备制造涉及的原材料作为能源领域的战略重点。欧盟理事会于2021年1月发布的《关于气候和能源外交的决议》将原材料安全作为低碳时代能源安全的核心诉求,指出“能源安全的性质正在从对以可承受的价格从动荡市场获取化石燃料的担忧,转变为需要确保获得能源转型所需的关键原材料和技术,同时避免新的依赖”。^① 尽管欧盟近年来并未真正出现关键原材料上的供应危机,^②更未爆发由原材料供应短缺所引发的能源危机,但是欧盟的叙事仍将自己描绘为外国“武器化”关键原材料的潜在受害者,并将中国视为这一领域的最大威胁。在欧盟决策者看来,中国在全球关键原材料方面的主导供给者角色不仅会抑制欧盟在光伏、锂电池等领域的振兴,还可能打压欧盟掌握优势的产业领域,如风电装备、氢能电解槽等。如欧盟委员会指出:“尽管欧盟在全球风力涡轮机市场上占据领先地位,但中国控制了从原材料到磁体生产的稀土,因此,欧盟面临与稀土材料和组件供应相关的潜在中断风险。”^③

在应对举措方面,一是主张减少对“不可靠国家”的原材料依赖。传统的能源合作以资源可靠性、经济性作为评判标准,但对于清洁能源所需的原材料,欧盟在叙事中日益强调须引入意识形态和治理模式的标准,将价值观相同、政治可靠作为选择资源进口对象的前提条件。不少叙事都明确提出须在原材料领域对中国“去风险化”,防止欧盟从依赖俄罗斯的化石燃料转向过度依赖对绿色转型至关重要的中国原材料和零部件。^④ 然而,十分讽刺的是,欧盟目前加强关键矿

① Council of the EU, “Council Conclusions on Climate and Energy Diplomacy,” March 9, 2023,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media/62942/st07248-en23.pdf>.

② 仅在2020上半年,由于新冠疫情的全球暴发,欧洲曾短暂出现过新能源装备的进口受阻和物流波动,但并未造成较大不利影响。

③ European Commission, “Delivering on the EU Offshore Renewable Energy Ambitions,” October 24, 2023,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A52023DC0668&qid=1702455230867>.

④ Josep Borrell, “The Geo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 December 6, 2023, https://www.eeas.europa.eu/eeas/geopolitics-climate-change_en.

产合作的很多对象是与其在政治制度上存在较大差异的全球南方国家,这反映了这些欧盟叙事在很多时候只是为了扭转对华依赖的借口性说辞,在面对综合实力弱于自己的资源国时,政治标准又可以弃之一边。二是倡议与“志同道合的”国家组建关键原材料俱乐部,扩大西方阵营在关键原材料上的产能。近年来,欧盟努力拉拢以加拿大、澳大利亚为代表的西方阵营中的关键矿产大国,利用“阵营对抗”叙事拉拢后者,号召建立基于意识形态的排他性合作圈层。例如,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2023年加拿大国会的演讲中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必须站在“控制关键原材料供应链”的同一阵线,“欧洲人付出惨痛代价才明白这一点,民主国家必须齐心协力防范风险,这是国家安全问题,也是忠于我们价值观的问题”;^①欧盟时任能源和气候专员卡德瑞·西姆森在澳大利亚的一场演讲中把欧澳都描述为关键原材料武器化趋势下的弱势群体,号召双方需要采取更强有力的行动确保关键矿物供应,不能让能源和经济安全、国家独立被战略对手所掌握。^②

2. 供应链主导

欧盟始终拥有主导全球清洁能源供应链的产业抱负,所以长期紧盯该领域的产业竞争状况,把中国作为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在太阳能领域,欧盟认为自身已处于边缘地位,“欧盟在供应链制造和组装阶段的少量产能,加之某国在全球组件阶段近乎垄断的地位,大幅降低了欧盟在对外部供应链中断时的防御能力”。^③在风能领域,欧盟指出中国“正在成为第三国市场的重要竞争对手”,“由于中国装备价格平均比欧洲和美国的同类产品低20%,中国公司在海外市场的份额稳步增加”。^④面对中欧在供应链上的地位走向,欧盟认为这不是欧洲企业缺乏竞争力的结果,而错误地认为是因为中国政府采取“系统性贸易扭曲”和“对

^① European Commission, “Address by President von der Leyen at a Joint Session of the Canadian Parliament,” March 7, 2023,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speech_23_1528.

^② European Commission, “Speech by Commissioner Simson at the National Press Club of Australia,” April 4, 2024,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SPEECH_24_1883.

^③ European Commission, “EU Solar Energy Strategy,” May 18, 2022,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OM%3A2022%3A221%3AFIN&qid=1653034500503>.

^④ European Commission, “European Wind Power Action Plan,” October 24, 2023,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A52023DC0669&qid=1702455143415>.

本国生产商的大量补贴”，^①通过抹黑中国来推卸自身在产业发展上的治理责任。欧盟的战略叙事也会谈及美国、日本、印度等国的产业扶持政策，特别是在拜登政府2022年推出《通胀削减法案》后，欧盟决策者认为美国对清洁能源供应链的大规模补贴、歧视性政策有损欧洲产业利益，因此对盟友的警惕也随之上升。

在应对举措方面，欧盟提出的政策叙事展现出明确的地缘政治思维和政府干预逻辑，即产业政策制定被置于国际权力结构的分析框架之下，国家干预逻辑优先于市场自发秩序，自由主义商业理性需要服从于地缘政治理性。具体而言，一是开展带有地缘统制色彩的产业扶持。地缘统制主义作为一种经济调控策略，意味着将市场引导型产业政策作为经济治国策略更广泛实施的一部分，倡导由政府实施旨在抵达或推进高科技前沿的行动，目的是抵御、超越或与明确界定的竞争对手保持同步。^② 欧盟发布了《欧洲新产业战略》《净零时代的绿色协议产业计划》等战略文件，声称效仿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做法，提出了一系列产业扶持计划，包括加强对清洁能源制造产能的直接补贴和融资支持、精简行业监管和项目审批流程、维护欧洲单一电力市场、加大技术研发与创新投入等措施。例如，欧盟委员会2024年5月通过的《净零工业法案》设立了到2030年本土关键净零技术的制造产能达到欧盟境内需求40%的政策目标；除了强化各项产业提振举措外，该法案还规定当某项净零技术产品或核心零部件的50%以上供应来自某个非欧盟国家时，欧盟政府的公共采购与清洁能源拍卖计划可以限制该国的供应份额。^③ 鉴于中国是欧盟光伏、锂电池、风能领域唯一可能超过50%供应比例的国家，该条款强势挤压中国的市场空间的目的不言而喻。

二是寻求主导产业规则，将欧盟塑造为清洁能源领域的“规范性力量”。欧盟不少战略叙事明确指出应在电池、绿氢、关键原材料等新兴领域向外推行“先进的欧洲规则”，为其产业的全球化布局创造制度优势。例如，欧盟是目前全球

① Josep Borrell, “EU-China Summit - Of Rivalry and Partnership,” December 12, 2023, https://www.eeas.europa.eu/eeas/eu-china-summit-rivalry-and-partnership_en.

② Linda Weiss and Elizabeth Thurlow, “Developmental State or Economic Statecraft? Where, Why and How the Difference Matters,”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 26, No. 3, 2020, p. 474.

③ European Parliament, “Regulation on Establishing a Framework of Measures for Strengthening Europe’s Net-zero Technology Manufacturing Ecosystem,” June 28, 2024, <https://eur-lex.europa.eu/eli/reg/2024/1735/oj/eng>.

唯一提出绿氢量化进口目标的经济体,同时全球多国都表明出口绿氢的意愿和实力;在这种供大于求的市场格局下,欧盟更具规则主导的底气,在2022年9月的一份能源外交文件中表示“将带头为全球基于规则的透明氢市场建立坚实的框架”,尤其在基础设施准入和贸易方面的标准、认证和有效监管方面将欧盟规则提升为“全球通用规则”。^① 欧盟的规则输出策略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化特征。在发达经济体层面,其采取“规则共治”的协商姿态,如西姆森在日本的一场演讲中强调日欧都为“民主制度”和“清洁技术的先驱”,日欧的紧密合作对于在全球推动可再生和低碳氢的发展以及高标准规则的逐步趋同至关重要。^② 但在面对发展中国家时,欧洲毫不掩饰主导规则的意向,如时任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蒂默曼斯表示欧盟须在制定氢能国际标准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其影响力从“邻近的地中海地区”开始,拓展到“非洲经济体和中东伙伴”,基本漠视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诉求和发展基础。^③ 欧盟还将环境、社会和治理标准作为关键矿产领域的新型治理工具,要求全球南方资源国加以遵守,其实质是将发展中国家置于被规训、被改造的客体地位,通过规则话语权获取资源控制的主动权。

三是实施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多份文件都提出欧盟将针对特定国家主动使用贸易防御工具,以应对清洁能源供应链所存在的“扭曲问题”,无疑暗示欧盟将更多采取包括关税、反补贴审查等手段保护本国产业。欧盟的相关论述完全回避清洁能源装备贸易如何有利于降低欧洲的开发成本、加速能源转型进程等实际情况,而仅执着于内向化的地缘经济逻辑,即贸易如果使潜在的竞争对手更加强盛,那么由此产生的经济收益就不值得追求。欧盟还表示将对外实施更多单边色彩的贸易干预,如在风电领域将加大谈判力度,签订有利于欧洲风电企业地位的贸易协议,并确保不受扭曲地进入外国市场。^④

① European Commission, “EU External Energy Engagement in a Changing World,” May 18, 2022,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JOIN%3A2022%3A23%3AFIN&qid=1653033264976>.

② “Keynote Speech by Commissioner Simson at the Japan Energy Summit & Exhibition,” June 4, 2024, https://ctis.re.kr/board.es?mid=a10101010000&bid=0001&tag=&act=view&list_no=43490.

③ European Commission, “Keynote Speech EVP Timmermans at EU Hydrogen Week 2022,” October 24, 2022,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SPEECH_22_6396.

④ European Commission, “European Wind Power Action Plan,” October 24, 2023,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A52023DC0669&qid=1702455143415>.

四是对外实施战略性投资。不少叙事都提及“全球门户”计划,提出围绕清洁能源发电和相关供应链实施广泛的对外投资。例如,欧盟曾许诺在“全球门户”的框架下,将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北非分别筹集24亿欧元、10.8亿欧元的赠款,以支持当地清洁能源、能效、公正转型和价值链的绿化。^① 欧盟宣扬“全球门户”会确保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一种不同的战略实施方式,并且主要展示以民主和价值观为导向的投资能够在实际操作中取得成效,^②此举对冲“一带一路”倡议的意涵十分明显。

3. 地缘政治安全

在俄乌冲突爆发前,欧盟战略叙事对清洁能源的地缘政治价值关注有限,仅少数论述,且主要关注其在安全领域的潜在作用,如蒂默曼斯提出能源转型有利于帮助欧洲逐步淘汰化石燃料,从而持续改善欧盟的战略地位,减少对重要海上通道的军事战略投入,降低俄罗斯等油气国的收入和地缘政治实力。^③

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大量政策文本将俄罗斯描述为地缘政治领域的最大挑战,将清洁能源阐释为对抗俄罗斯的关键工具,不断重申“能源去碳化已是地缘政治的当务之急”“清洁能源项目是压倒一切的公共利益”。其论述逻辑是通过清洁能源替代化石能源,欧盟能够终结对俄罗斯化石燃料的依赖,减少俄罗斯利用能源胁迫欧洲的可能,同时压缩俄罗斯能源出口收益,进而削弱其战略意志和军事能力。例如,时任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时任欧洲投资银行总裁沃纳·霍耶在2022年一篇联名文章中表示:“我们在本土能源转型中投入的每一欧元,都意味着减少了流向俄罗斯的资金;我们在清洁能源领域支出的每一欧元,都在增强我们自主决策的自由度。”^④2024年以来,欧盟开始构建“胜利叙事”,强调其已成功利用清洁能源来抵御俄罗斯的能源胁迫和政治分化。例

^① European Commission, “EU External Energy Engagement in a Changing World,” May 18, 2022,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JOIN%3A2022%3A23%3AFIN&qid=1653033264976>.

^② European Commission, “Statement by President von der Leyen on the Global Gateway,” November 30, 2021,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STATEMENT_21_6522.

^③ 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 “The Geo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 (with Frans Timmermans),” April 26, 2021, https://www.eeas.europa.eu/eeas/geopolitics-climate-change-frans-timmermans_en.

^④ Josep Borrell and Werner Hoyer, “Decarbonization, a Strategic Imperative,” April 29, 2022, <https://www.eib.org/en/stories/decarbonization-a-strategic-imperative>.

如,冯德莱恩表示:“两年前,欧盟消耗的五分之一的能源来自俄罗斯化石燃料,如今这一比例降至二十分之一,欧盟从可再生能源中获得的总能量比从俄罗斯获得的多。2023年,欧盟风能发电量有史以来首次超过天然气发电量,普京试图通过能源勒索欧盟的图谋已彻底失败。”^①这一叙事不仅突显欧盟能源结构的快速转型,更将清洁能源塑造为能够维护欧洲安全与主权的支柱。

另外,欧盟战略叙事也将清洁能源作为支持乌克兰维护自身安全的重要工具,表示欧盟将持续支援乌克兰在冲突状态下开发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因为屋顶上的太阳能电池板比大规模能源基础设施更难被击中,也更容易修复,可确保更加可靠的能源供应,还能促进乌克兰的能源主权和清洁转型。^②同时,欧盟也将清洁能源作为后冲突时代与乌开展能源合作的支点,提出乌克兰有望成为欧洲绿氢、清洁电力、生物甲烷和关键原材料的主要进口来源,强调将乌克兰纳入欧盟未来的能源需求愿景是为其提供更好重建机遇的一种方式。^③

4. 关系网络塑造

欧盟对清洁能源的地缘政治化始终承载着向外拓展关系网络的进取意识。欧盟现有的相关叙事较少明确竞争对手,但始终暗指能够与其形成影响力竞争的域外大国,尤其是在欧洲周边有较强影响力的俄罗斯、在非洲和拉美有大量清洁能源投资的中国等。

在举措方面,欧盟提出以下几方面主张。第一,鼓励本土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及输送网络建设,深化欧洲一体化进程。例如,多个文件都指出海上风电的跨国联合开发有利于促进欧洲对海洋空间的利用,并增强沿海能源输出区与内陆能源消费区之间的地缘联系。例如,《实现欧盟海上可再生能源的宏伟目标》指出北海能源合作组织和波罗的海能源市场互联计划在整合海上风电资源、优化

^① European Commission, “Speech by President von der Leyen at the Plenary Session on the Occasion of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February 13, 2024,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ne/speech_24_786.

^② European Commission, “Opening Speech by Commissioner Simson at a Side Event on Ukraine’s Recovery Towards a Green, Sustainable and Resilient Energy System on the Margins of COP29,” November 14, 2024,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SPEECH_24_5861.

^③ European Commission, “Speech Executive Vice-President Frans Timmermans at the World Hydrogen Summit,” May 9, 2022,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SPEECH_22_2981.

跨境电力输送方面已取得较大进展。^①同时,欧盟在推进海上清洁能源项目时亦注重其与安全政策的联动。欧盟表示将加强对包括海上风电场、海底电缆在内的基础设施的监视、保障和韧性建设,以应对其所面临的常规、混合和网络攻击;欧盟委员会与欧洲防务局在2022—2025年联合实施“共生项目”,旨在解决海上风电等清洁能源基础设施与海军活动、关键航道管理的兼容性问题。^②这一项目不仅体现了欧盟对能源安全复合议题的统筹考量,也反映出其试图通过清洁能源基建丰富欧洲海洋安全架构的战略意图。

第二,利用清洁能源供应链合作巩固美欧盟友体系。在拜登执政期间,欧盟通过多份政策文件及高层表态积极呼应美国的能源战略部署,强调美欧在整个能源政策谱系中的优先事项高度一致,将双方组建的跨大西洋绿色技术联盟作为最重要的地缘政治议题之一,^③借供应链协作拉拢美国的意图十分明确。而且,欧盟相关表述都暗含了在新能源治理格局中推行“少边主义”的偏好,表现出以美欧能源联盟制衡中俄等战略竞争对手、推动制度性霸权的战略意图。

第三,立足清洁能源合作拓展对周边地带的影 响。欧盟面向周边区域的很多合作叙事都带有权力“上位者”的地缘政治意图。例如,欧盟强调西巴尔干地区的能源转型与欧盟利益相关,合作计划包括大规模开发当地光伏和风电、将该地区全面纳入欧盟内部电力市场、建立原材料价值链伙伴关系、实施地方治理层次的“煤炭产区转型倡议”等,^④这些举措在地缘政治层面旨在削弱西巴尔干国家对俄罗斯既有的能源依赖、加强对欧盟能源体系的依附,牵动该区域的权力重塑。再如,欧盟《地中海议程》呼吁南部邻国应专注于欧盟“选定的能源战略优先

① European Commission, “Delivering on the EU Offshore Renewable Energy Ambitions,” October 24, 2023,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A52023DC0668&qid=1702455230867>.

② Ibid.

③ European Commission, “EU External Energy Engagement in a Changing World,” May 18, 2022,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JOIN%3A2022%3A23%3AFIN&qid=1653033264976>; Josep Borrell, “Europe’s Energy Security and EU-US Cooperation,” February 6, 2022, <https://www.eeas.europa.eu/eeas/europe%20energy-security-and-eu-us-cooperation-%20en>.

④ European Commission, “EU External Energy Engagement in a Changing World,” May 18, 2022,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JOIN%3A2022%3A23%3AFIN&qid=1653033264976>

目标”,包括清洁能源开发、绿氢生产和电力互联,^①其实质是将南部邻国作为清洁能源的主要进口对象,同时以市场准入或援助为诱导,促使南部邻国更多认同和配合欧盟的区域地缘政治战略。因此,欧盟面向周边的合作虽在表面上仍是常规的能源治理,但实质上是服务于自身的地缘政治目标,寻求与较弱邻国建立新帝国主义关系,以便在涉及地区大国利益的事务上实质限制后者的主权。^②

五、结 语

本文以欧盟为例,通过对政策文本的细读和扎根分析,提炼出清洁能源地缘政治化的四个叙事框架。四种叙事框架体现了清洁能源在地缘政治中的目标属性与工具属性,也蕴含国际关系行为体基于具体空间意向的生存诉求和权力诉求。其中,俄乌冲突成为地缘政治安全叙事框架出现增长的导火索,供应链主导叙事伴随着欧盟意图扩大自身的地缘政治和能源治理影响力而始终维持高位,原材料安全和关系网络塑造两项叙事类型则出现波动态势,说明了欧盟在清洁能源地缘政治化框架下,对不同叙事类型采取了策略性放大和收缩。

总体而言,清洁能源的地缘政治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其在地缘政治层面的“化石能源化”,国际关系行为体在传统油气领域习以为常的集团政治、规则输出、资源竞争、市场控制等现象在新能源政治中并未隐化、依旧醒目。同时,清洁能源地缘政治化的新特点亦逐渐显现,包括行为体积极发挥清洁能源对战略自主性的提升作用,清洁能源开发在冲突背景下表现出传统能源不曾具备的“御敌”色彩;“能源安全”的叙事仍然广泛存在于地缘政治化的过程中,但安全内涵已不是单纯的能源供给安全,更多时候是策略性地指向供应链的权力优势及其由此衍生的地缘政治辐射;行为体基于清洁能源及其供应链可以谋划灵活的空间组建方案,既可以围绕关键矿产、供应链贸易实现远域合作网络构建,也可以围绕大

^① European Commission, “Renewed Partnership with the Southern Neighbourhood: A New Agenda for the Mediterranean,” February 9, 2021,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52021JC0002>.

^② Mikael Wigell, “Conceptualizing Regional Powers’ Geoeconomic Strategies: Neo-Imperialism, Neo-Mercantilism, Hegemony, and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Asia Europe Journal*, Vol. 14, 2016, p. 142.

型项目开发、电力或氢能贸易搭建近域的能源命运共同体；能源合作日益附加意识形态筛选机制，对合作对象须同属“民主阵营”及“志同道合”等方面的要求凸显了能源地缘政治前所未有的身份政治色彩。本研究也印证了地缘政治化与安全化并非同样的战略叙事，前者涵盖了更为多元复杂的目的与手段，地缘政治化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实践本质上是对未来国际权力再分配格局的预先布局。

需要指出的是，地缘政治化对竞争对手的过度渲染与应对有其负面效果。欧盟针对供应链的战略叙事和举措将加剧清洁能源供应链的碎片化、推高能源转型成本，破坏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导致全球供应链走向分割；对竞争对手的恶性描述强化国家之间的归因偏见和敌对观感，将削弱跨国能源合作本应发挥的积极外溢效应；地缘政治化将欧洲本土产业问题外部化，遮蔽或选择性无视自身产能萎缩的内因，也可能产生反噬效应，使部分成员国因地缘政治理由维护自身在能源议题上的决策权，阻碍欧洲一体化的能源联盟的建设。对于中国而言，在“双碳”战略稳步实施之际，更应警惕有关国际主体将能源问题过度地缘政治化，以及这一趋势对我国新能源产业带来的不利影响，深入理解这一过程背后存在的政治动因及叙事框架，提前做好在舆论回击和政策应对上的准备工作。

【责任编辑：龙菲】